



从容 是一辈子的事

林清玄等·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从容 是一辈子的事

林清玄等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容是一辈子的事 / 林清玄等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08-6121-5

I. ①从…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33786号

从容是一辈子的事

作 者 林清玄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10毫米×1190毫米 32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121-5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清风暖阳之下

简而美地生活

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

感受世间宁静的快乐

新寒中酒敲窗雨，残香细袅秋情绪。才道莫伤神，青衫湿一痕。
无聊成独卧，弹指韶光过。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

清纳兰性德



歌缥缈，舫呕哑，酒如清露鲙如花。

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宋 陆游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

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唐 李白

温一壶月光下酒

林清玄 001

春生屋角炉

张恨水 007

过年·萝卜糕·童年

林文月 013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021

馋

梁实秋 043

烧饼油条

梁实秋 049

萝卜

汪曾祺 055

豆腐

汪曾祺 063

五味

汪曾祺 075

藕与莼菜

叶圣陶 087

辣椒

王了一 093

喝茶

周作人 099

再论吃茶

周作人 105

吃茶文学论

阿英 113

茶和交友

林语堂 119

寻常茶话

汪曾祺 129

谈酒

周作人 139

谈酒

台静农 145

书

朱湘 155

几种友谊

罗兰 161

谈朋友

罗兰 169

人世与幽隐

罗兰 175

谈自己的画

丰子恺 181

温一壶月光下酒

林清玄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

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

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

煮雪如果真有其事，别的东西也可以留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

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

这其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趣，譬如将月光装在酒壶里，用文火一起温了来喝……此中有真意，乃是酒仙的境界。

有一次与朋友住在狮头山，每天黄昏时候在刻着“即心是佛”的大石头下开怀痛饮，常喝到月色满布才回到和尚庙睡觉，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最后一天我们都喝得有点醉了，携着酒壶下山，走到山下时顿觉胸中都是山香云气，酒气不知道跑到何方，才知道喝酒原有这样的境界。

有时候抽象的事物也可以让我们感知，有时候实体的事物也能转眼化为无形，岁月当是明证，我们活着的时候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岁月的脚步一走过，转眼便如云烟无形。但

是，这些消逝于无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会浮现出来。

喝酒是有哲学的，准备许多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是下乘的喝法；几粒花生米和盘豆腐干，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地闲聊是中乘的喝法；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

关于上乘的喝法，春天的时候，面对满园怒放的杜鹃细饮五加皮酒；夏天的时候，在满树狂花中痛饮啤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用腊梅温一壶大曲。这种种，就到了无物不可下酒的境界。

当然，诗词也可以下酒。

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个故事也能引用到饮酒上来，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

马祖老酒煮姜汁到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

喝纯酒自然有真味，但酒中别掺物事，也自有情趣。范成大在《骀鸾录》里提到：“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茉莉未开者，着净器，薄劈沉香，层层相间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香成。”我想，做茉莉心香的法门也是掺酒的法门，有时不必直掺，方能有纯酒的真味，也有纯酒所无的余香。我有一位朋友善做葡萄酒，酿酒时以秋天桂花围塞，酒成之际，桂香袅袅，直似天品。

我们读唐宋诗词，乃知饮酒不是容易的事，遥想李白当看斗酒诗百篇，气势如奔雷，作诗则如长鲸吸百川，可以知道这年头饮酒的人实在没有气魄。现代人饮酒讲格调，不讲诗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提过杨诚斋的话：“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在秦楼酒馆饮酒作乐，这是格调，能把去年的月光温到今年才下酒，这是风趣，也是性灵，其中是有几分天分的。

《维摩经》里有一段天女散花的记载，正是菩萨为总经弟子讲经的时候，天女出现了，在菩萨与弟子之间遍洒鲜花，散布在菩萨身上的花全落在地上，散布在弟子身上的花却像粘黏

那样粘在他们身上，弟子们不好意思，用神力想使它掉落也不掉落。仙女说：“观诸菩萨花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已离畏者，一切五欲皆无能为也。结习未尽，花着身耳。结习尽者，花不着也。”

这也是非关格调，而是性灵。佛家虽然讲究酒、色、财、气四大皆空，我却觉得，喝酒倒可以达佛家境界。试问，若能忍把浮名，换作浅酌低唱，即使天女来散花也不能着身，荣辱皆忘，前尘往事化成一缕轻烟，尽成因果，不正是佛家所谓苦修、深修的境界吗？